【追思】

罗哲文:朴实的长城保护者

稍对文物保护界有一丝了解的人们都知道罗哲文这个名字,说其为当代文物保护界泰斗一点都不过分。罗老是位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老者,衣着朴实,说话朴实,为人处世更为朴实。他更深层的朴实是在文物保护的工作上。

5月15日清晨,模模糊糊,爬起上班,到了办公室接一条短信,“罗老昨夜仙逝,哀!”我惊愕,前一天下午还和徐光冀先生谈罗老住院的事,准备探望,怎么过了一夜他就走了,我突然哽咽。

稍对文物保护界有一丝了解的人们都知道罗哲文这个名字,说其为当代文物保护界泰斗一点都不过分。罗老是位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老者,衣着朴实,说话朴实,为人处世更为朴实。他更深层的朴实是在文物保护的工作上。

二战末期,年轻的罗哲文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助手,与梁思成先生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为盟军标出轰炸日占区时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并对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筑的位置进行了标注,因为这张手工标注地图,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20余座国宝级的古建筑。战后,他与梁思成先生被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

自1948年起,罗哲文就担当起了保护长城的“责任人”,他骑着毛驴考察,迈着步子丈量,拣青砖,挖砖块,修复完成了八达岭长城,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2003年,近80岁高龄的罗哲文还亲任团长,率队对长城进行了一个月的深度考察,将长城的实际距离进行了精确测算,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在罗哲文的文物保护生涯中,经他参与的文物保护项目不计其数。在文革期间,北海团城曾被列为拆除之列,他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篇配有精美图片的文章,在他与梁思成等先生的努力下,团城终于保住了。他支持梁思成的北京城规划方案,并公开了自己的观点,但难以扭转的左倾思潮,将北京城墙的大部分拆除,这让罗哲文先生伤心不已。拨乱反正后,罗哲文如沐春风,他积极倡导和参与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哪里有需要,拎包就走,走遍全国各地,100多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三峡工程上马,待建的1084平方公里的三峡水库将要淹没大量文物。罗哲文忧心忡忡,以朴实的心态奔走呼吁,一是要保好,二是要尽最大努力多保。他不漏掉每次在会议发言的机会,用朴实的语言阐述观点,发表意见。在罗哲文等专家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规划——《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并获批准实施。《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完成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步入了“先规划,后实施”的科学化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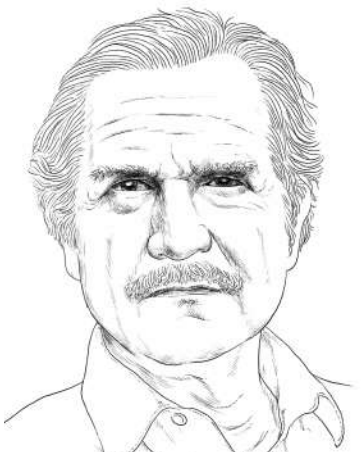
2003年5月,身为重庆市政府专家顾问组成员的罗哲文先生,从北京来到三峡库区的云阳县,参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庙搬迁验收会议。会间,看到将原构件按照原建筑格局,安全迁至与原貌相接近的磐石镇时,高兴不已,赞誉这一重大保护成果。

在三峡库区,重要的文物保护项目罗哲文先生都参与了方案的制定或审核,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方案的形成,张飞庙搬迁保护方案的敲定,石宝寨仰墙护坡的制定,大昌古镇的整体搬迁,瞿塘峡石刻的抬高复建,屈原祠仿古新建,十余处文物复建区的兴建等,都饱含罗哲文先生的心血与智慧。

罗哲文先生一生忙碌,是位脚踏实地做事,实实在在做人的专家。

□郝国胜(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罗哲文(1924-2012.5)
四川宜宾人。中国古建筑学家。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



富恩特斯(1928.11-2012.5)
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著名作家

富恩特斯:推动拉美文学爆炸的主将

富恩特斯生前曾说:“死亡等待着最勇敢的人、最富有的人、最美丽的人。但是也等待着最胆怯的人、最贫穷的人、最丑陋的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会降临,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如今,死亡降临在富恩特斯身上。

据新华社报道,伟大的文学作家,上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主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卡洛斯·富恩特斯5月15日心脏停止跳动,在墨西哥城安莱斯·德-佩德雷加尔医院逝世,享年83岁。

富恩特斯的去世无疑是西班牙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巨大损失,整个西班牙语界的作家、学者、文化人和读者无不伤感地慨叹:拉丁美洲文坛上又一颗巨星陨落了。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发表讲话说:“我对我们敬爱和钦佩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去世深表遗憾,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墨西哥作家,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富恩特斯生前曾说:”死亡等待着最勇敢的人、最富有的人、最美丽的人。但是也等待着最胆怯的人、最贫穷的人、最丑陋的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会降临,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如今,死亡降临在富恩特斯身上,但是他的一生非凡,勇敢而可敬,他从没有逃避过政治、社会和文化斗争。

富恩特斯1928年生于一个富裕的外交官家庭,随父母在国外度过童年,11岁在智利圣地亚哥发表第一篇文章,但直到26岁才出版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年),3年后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62年出版他最重要的小说之一《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他以这部名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及科塔萨尔等作家一道,造成了震惊世界文坛的拉美文学“爆炸”,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译介拉美文学的热潮。在后来的岁月里,富恩特斯的创作热情有增无减,陆续出版长篇小说《神圣的地区》(1967年)、《换皮》(1967年),《我们的土地》(1975年)、《远方的家族》(1980年)、《美国老人》(1978年)、《晶莹的过境》(1996年)、《劳拉·迪亚斯的岁月》(1997年),中篇小说《良心》(1959年)、《生日》(1969年)、《橘树》(1993年),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以及多部文集、多篇评论和文学批评等。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富恩特斯笔耕不辍,成就斐然,以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内心独白、多角度叙述、时空交叉、多声部等现代派表现手段表现墨西哥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塑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因而他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和现代小说家的典范。

杰出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众多荣誉:先后获得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长篇小说奖(197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1987年)、法国荣誉年团大十字勋章(2003年)等。

□朱景冬(北京 翻译家)

【焦点话题】

新闻集团为何收购博纳股权

从1998年始,新闻集团为进入中国大陆传媒领域辗转15年,又经过默多克的华裔妻子邓文迪五六年的努力,终于有了5月15日这条让人不感意外的结果——新闻集团从于冬手里收购博纳影业19.9%的股权。

尽管中国政府在传媒产业的政策制定上对外资和合资形式多有限制,但外资进入这个行业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好莱坞著名电影集团时代华纳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尝试组建电影院线,染指内地的电影放映市场;近十年前,哥伦比亚公司在《卧虎藏龙》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也曾热情地投资过多部中国电影的制作,还想通过合作的方式收购当时刚刚起步的民营影视公司华谊兄弟。新闻集团也是这种抱着热情进入内地传媒圈的外资当中的一员。

1998年年初,新闻集团借着旗下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泰坦尼克号》的影响力,开始涉足中国的传媒电影行业,并且在随后几年参与投资了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但这些合作“无疾而终”。时过境迁,新闻集团收购在Nasdaq上市的博纳影业,是在中国政府于去年下半年高调宣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这个大前提下实现的。在去年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当中,有“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的内容出现,这实际上就是为政策出现松动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政府信号。

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种种迹象说明中国电影行业已经基本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体系。新闻集团在这个时候出资收购,多少带有“下山收桃子”的意味。在这桩收购案前后,老谋深算的默多克仰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他的妻子邓文迪。邓文迪在这五六年里的努力非常奏效——直接参与到内地电影行业的运作过程中,不仅对中国电影产业结构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国际化背景,积攒了人脉关系。她在行业里确立了一个国际级电影制片人、投资人的高端形象。

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新闻集团收购博纳影业股权,是与其近年大片引进有关。其实不然。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的电影集团,应该拥有制作、宣发和院线放映三块业务,这是目前国内外业界都一致认同的发展方向。电影制作的风险,外行人往往无法预估;但是院线是资本势力最感兴趣的现金奶牛。博纳影业作为一家在海外上市的民企,首先在进行诸如收购兼并这种股权游戏中要比国企灵活便利得多,受到的政策性限制少;其次,在目前已经涉足院线经营的内地民营影视公司里,博纳无论是发行资源还是旗下院线实力,都非常强大——这一点才是博纳最有含金量的地方,也是最让新闻集团看中的地方。

由中影、华夏两家国字号专营引进电影的政策,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外资通过控股和合资形式,参与正在飞速扩张的民营影视集团的方式,可以迂回确立自己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扩大自己制作的影片在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份额。这才是促成这桩收购案最关键的根源。

□秋原(北京 电影人)

八卦掌

朱大可:“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需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5月15日 中新网

中学时候,这样的题目曾让我痛不欲生,现在他们还在继续害人。所以现在改女儿的语文试卷,类似习题一律全对,因为孩子总能讲出让大人意外的理由,孩子有点想象力不容易,摧毁它却不难。

王小平:“那时我父亲书房有大量藏书,从甲骨文、钟鼎文、名人墨迹、四书五经、中外历史、联共党史、马恩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药典、解剖学、控制论、计算机原理、《西厢记》《牡丹亭》、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美学评论、希腊神话、但丁《神曲》《十日谈》《巨人传》,诸如此类,应有尽有,甚至有全套的京剧剧本,摞起来有四尺多高。”

5月15日《新京报》

王小平无意中列出了小说家的私人书单,我只记得我八九岁时读过两本课外书,一本文人故事一本《射雕英雄传》。于是我想,如果一个孩子,能在童年坐拥这么些书,即使他没有成为王小波,也一定会在某个领域闪闪发光。

□潘采夫

责编 李蝴蝶 美编 王璇 责校 李铭